

抗擊 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下表演藝術寒冬已至 (三)

香港舞台藝術界中，超過80%的從業人員是自由職業者。疫情來襲，全面停產下，缺乏保障的他們成為了第一批被擊垮的人，而這也進而危及整個行業的存續和發展。然而有危就有機，一次疫情，如同強行剖開行業的血肉，於慘痛之中卻也讓人重新審視其內核。若能破釜沉舟，趁此機會補漏、重整、奮進，待到疫情平復，本地表演業界也許能長出更豐滿的羽翼。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張美婷、陳儀雯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疫情衝擊下，各國都迅速推出自己的「抗疫基金」。早前被藝文界熱議的，是德國政府撥出500億歐元巨款，重點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小型/微型企業、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身工作者。大部分藝術家都屬於自由身業者，自然受惠於該政策。有藝術家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經由網絡提交簡單的基本材料後，短短兩日資助已經到账。金額令人羨慕，效率令人垂涎，德國文化部長Monika Grütters在聲明中如此說：「在文化領域，自由身業者的比例很高，而現在他們正面臨嚴重的生存問題……聯邦政府完全認同創意產業的重要性，會盡快給予支援，並盡量避免施行過程中的官僚主義。」

在疫情肆虐下，藝術，一不能打擊病毒，二不能為他人提供切實的生活援助，看似是閒暇時的「錦上添花」而非危急時的「雪中送炭」，為何仍盡力保全與維護？Monika Grütters的這番話令人動容：「有創造力的人的創造性勇氣能夠幫助我們度過危機，我們應該抓住每一個機會為未來創造美好的事物。這就是為什麼下面的表述是適用的：藝術家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尤其對當下而言。」

幕後人員「被隱形」



自由工作者 Kathy

在香港，自由身業者也是藝術界的主要組成部分，根據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3月發表的調查數據，超過82%的舞台從業員為自由身工作者。疫情影響下，他們生存困難，許多人甚至需要轉行謀生，而政府現有的資助框架對這一群人支援不足——前後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中，每輪僅7,500元的補助已經飽受詬病，更別說申請過程還限制重重。

畢業兩年的Kathy是自由職業者，不定時當舞台劇演員，現時也在一所小學的音樂劇班教唱歌以及從事電視製作。Kathy去年年底才剛剛決定全職投身演藝行業，沒想到很快就要面對疫症的來襲。她形容今年新年後，無論是電視台的工作還是小學的音樂劇課程都即時暫停，到現在仍復工無望。她只能偶爾在社交平台幫一些機構做直播來賺取微薄收入，也開始到求職網站找不同類型的兼職來維持生計。對未來事業的發展，Kathy充滿了憂慮，這段時間的經歷讓她充分感到從事表演行業的各種不穩定性。

有演出才有收入，演出叫停則可能顆粒無收，疫情來襲下，這一行業慣例對自由身業者的衝擊顯露無疑。

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主席徐碩明則補充道，疫情之下，大家比較容易觀察到的衝擊主要在「台前」，一班「幕後」工作人員則時常「被隱形」，難以被納入支援範圍。這些人包括演出的後台工作人員、設計師等，「還有一部分人，是康文署聘請在場館中工作的自由身舞台技工，例如燈光、音響技師、舞台技師等，即我們俗稱的『台燈聲』，以及駐場舞台監督等。康文署一般外判自由身業者來做，開鑿前才會給他們更表告知下個禮拜什麼時候上班，場館關閉後，他們突然要停工，之後數月直接沒收入。」他建議政府能設立另一個補償範疇，針對非製作類技術人員，由外判公司提供名單和參考工時用以計算補償金額。他亦希望未來能在現有的舞台界別中增加科藝界別，反映這部分的業界聲音。



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主席徐碩明

改善合約 組工會凝聚力量

另一對自由業者打擊甚大的行業慣例則是合約中保障機制的缺失。在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的調查中就指出，80%的受訪者表示，受疫情影響的工作當中有些並沒有訂立正式合約或只有口頭承諾、電郵確認、WhatsApp等文字協議記錄；更有29%的受訪者表示，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工作完全沒有與僱主簽訂合約。「以WhatsApp或口頭協議聘請散工是行內的普遍慣例。」當突發情況來襲，沒有合約作依歸，自由身業者難以獲得保障。而接受我們訪問的藝術工作者們亦表示，哪怕在正式簽訂的合約中，亦只有很小比例會在外部突發情況下仍支付部分酬勞以作補償。

資深評論人曲飛認為，從合約精神來說，沒有完成合約的確難以獲取全部報酬。但是，針對現有的行業情況，他認為可以檢討的是，僱主預支或已佔用了藝術家的時間，當突發情況發生時，是否仍可以支付部分報酬作為補償，這個可以討論。

凝聚業界力量，為從業員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業界成立工會來聚力發聲亦是刻不容緩。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達國就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成立工會組織相當重要。「若組織大型的工會，代表以千或以萬計的藝術工作者，當他們向政府提出訴求時，也可更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在日後發生什麼事，也可以更容易去組織或聯繫。」

疫情之下，現有資助政策對自由身業者的忽視與支援不足，顯示出政府對業界情況未夠了解，卻也展露出社會對文化藝術業者重要性的認知共識未達成；另一方面，一次疫情的衝擊，也暴露出業界存在已久的痼疾，這些問題若不解決，恐怕下一次危機來臨時，還是會不堪一擊。

衝擊中暴露本地藝術行業痼疾

復甦路漫漫 補短待重振

憂藝術水準倒退 恐觀眾斷崖式流失

作為評論人、旁觀者，曲飛坦言，他最大的擔憂是在這段停滯期內，藝術家是否能保持住藝術水準並不斷自我增值。「場館關閉，業界全部停產，從業員需要轉型去維持生計，我最大的擔憂是這幫人恐怕很難再次回到這個領域。要創作、要醞釀、要埋班，藝術創作或者創意產業，需要時間。比如如果6、7月可以恢復正常，可能也需要花2、3個月給創作人去重回軌道。那從業者的創作力和心理質素是否可以配合呢？我很擔憂。」他認為，要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是如同戲曲大老信般，就算沒有演出，也不斷練習。「如果不是這樣，香港的藝術水平可能會因為疫情而被拖垮。」

他亦擔憂疫情過後觀眾會進一步流失。「這3、4個月因為不能入劇場，觀眾自己已經找到其他方法吸收藝術的養分，例如外國大的國家劇院或者劇場都透過社交網絡讓觀眾免費看作品，保持與觀眾的聯繫。香港也有個別藝團在做，但是還不夠。」他認為當代表演藝術的觀眾不像戲曲觀眾，沒有那麼深的「根」；他們更為搖擺不定。疫情期間

藉由互聯網免費接觸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觀眾眼界得以開闊，對戲劇和表演的想法和要求必定增加，他指出，如果到時劇場人還在用老掉牙的方式講故事，等疫情平復，「表演藝術的觀眾可能會出現斷崖式的流失。」

「香港劇團的運作的生態很單元，所有的藝術團體都太依附政府。曾經，鄧樹榮就說過，（大意是）香港的藝術團體某程度上都是社服機構，只是為政府服務，為政府負責。因為主要買作品的都是政府。劇團很少從私人平台、商業機構的角度去考慮。疫情完結後，業界的持份者要去想，是否可以令劇界的光譜更闊一點呢？」曲飛說。

有危就有機，大時代、大事件往往刺激藝術家在創作上爆發。曲飛觀察到，近一個月，有藝團嘗試突破新的表演方式，例如再構造劇場推出網上劇場《如何向外星人介紹

《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一劇，演員線上回應觀眾問題。再構造劇場提供



評論人曲飛



網上劇場《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中，台灣視覺藝術家丘智華在台北進行直播。再構造劇場提供

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讓演員在不同地點直播演出，又和觀眾實時溝通。「但可惜的是，不是恒常資助藝團在做這些。恒常資助的藝團相對有保障，有穩定的收入，是否更應該去想不同的創作路向呢？現在積極在轉型的反而都是獨立工作者、小劇團。」

業界復甦需多方努力

人人都盼望疫情可盡快完結，讓社會可有正常運作，惟在疫情結束後，藝文活動定必迎來井噴期，但本港演出場地是否足夠亦成為問題，就此，馬達國表示已向政府提出建議，「我亦要求政府在團體競爭租借場地時，應優先租借給因疫情而取消使用活動場地的團體，讓他們可盡快恢復原來計劃的工作。」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達國

馬達國更表示，不擔心疫情結束後，演出的井噴期因觀眾數量沒增長而影響上座率的問題，「文化藝術是創意行業，行業中任何時候均會存在競爭的狀態，觀眾也不是沒有增長的空間，只是要增加活動的吸引力以吸引觀

建議推行消費券制度

若疫情結束，協助經濟復甦相信是各界首當其衝的任務，馬達國認為，若業界可以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已經對復甦有很大的幫助，「政府能夠做的工作有限，所以很倚靠民間的力量，當然政府也要做，就好像以前沙士完結後的復甦期，政府也舉行了幾場音樂會，請了國際知名的音樂人表演以吸引遊客。」他又指政府在復甦期時要在宣傳、公關上做得更好，讓大家都願意消費的信心，亦要投放資源去做復甦的活動，這樣才可令市民願意在藝術活動上消費。

「我覺得政府可以增加適量的措施

去為復甦鋪路，以作為一個啟動，例如舉行一些提振社會整體精神的活動，以鼓勵消費。」馬達國又建議設立消費券，讓市民選擇看其喜歡的節目，而藝團則要想辦法吸引觀眾，以賺取他們的錢，從而鼓勵市民參與文化活動。」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亦表示支持推行消費券，「現在政府給予港人每人一萬元，若香港經濟一直處於蕭條期，市民也不會願意消費，但有消費券就不同，市民不使用消費券便無法從中獲取政府的資助，所以我相信消費券會增加市民的消費意慾，加上現時香港的戲劇演出也不便宜，若有文化消費券可令市民更有意慾欣賞戲劇。」

訂政策

藝術「網上行」成趨勢？

望未來

一場疫症，讓人們大部分時間只能宅在家中，卻也讓網上演出資源瞬間井噴，百老匯、柏林邵賓納劇院、NTLive……世界各大藝團及組織紛紛在網上播放經典演出的影片供觀眾限時免費觀賞，香港本地藝團也紛紛效仿。疫情過後，「網上放戲」是否會成為藝團接觸觀眾的一條新路呢？曲飛認為，當時NTLive出現，其初衷是劇場面對觀眾流失，想通過播放演出的方法向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推廣劇場，「觀眾看完後有慾望想要飛到英國去看現場，這個才是線上演出的最終目的，而不是給觀眾看了就算。」但他認為現在香港藝團的線上放戲並沒有這個意識。「為了吸引觀眾入劇場，它的拍攝、分鏡都很精細，和現場演出有不一樣的魅力。香港的劇團如果沒有這個意識，做線上是沒有意

義的。」不過，也有不少藝術工作者「轉戰網上」，利用互聯網平台進行直播甚至網上教學。馬達國認為這是一種突破，「利用網上平台進行藝文活動這在未來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例如這一次疫情有很多舞蹈老師嘗試了網上教學，種種以往大家沒想過的形式現在也出現了。」但馬達國亦強調新的形式並非要替代舊有的演出或教學模式，「舊有的模式很難去替代，而是新形式讓大家有新嘗試，衍生出新思維，我覺得這是好事。」

早前，中英劇團宣佈取消《大偽術爸》的劇場演出節目，改由在社交平台直播讀劇演出，反應不俗，有超過400位觀眾在線觀看。但當談及將來戲劇發展網上教學時，張可堅卻認為這並不可行，「戲劇講求人與人的接

觸，網上教學學生在家裡上課，但並非每個學生家裡都有足夠的空間作課堂排練，加上戲劇重視團隊精神，網上教學不能讓學生之間直接接觸，這已經違反了戲劇的原則，所以我認為網上教學在現階段來說只是迫於無奈的方法，並不可作長久發展的趨勢。」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



《大偽術爸》網上讀劇直播。網上截圖